



陈洪 著

醒醉人生

——
魏晋士风散论

东方出版社



醒 醉 人 生

——魏晋士风散论

陈 洪 著

東 方 出 版 社

装帧设计:徐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陈洪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2

ISBN 7-5060-0762-2

I. 醒…

Ⅱ. 陈…

Ⅲ. 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B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555 号

醒 醉 人 生

XINGZUI RENSHENG

——魏晋士风散论

陈 洪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191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0762-2/G·117 定价:12.00 元

前 言

—

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于它了。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在印度半岛最古老的《梨俱吠陀》诗集里，人们用最虔诚的歌声恳求天神和祖先，享用自己奉献的苏摩酒并赐福给子孙：“请祖先们起来，近的，远的，中间的，应享苏摩酒的，起来！愿那些已走向生命的，和善的，知正道的，祖先们在召唤中保佑我们。……我们的那些古代祖先，应享苏摩酒的，婆私吒随着得饮苏摩酒浆。愿阎摩（生死神）和他们一起乐于赏赐，愿嗜者偕嗜者们对祭品尽量饮尝。”^①这样，苏摩酒的颂辞便成了生命之歌了。

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也没有古印度人的那种宗教狂热，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

^①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52—53 页。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

人们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品尝着它的甘美、芳醇，敬客、敬老多于祭神、祭祖。华夏只有几位传说不同的酒祖：黄帝、仪狄、杜康，却没有一个公认的酒神。

并非酒本身有多大区别，问题在于东、西文化不同。希腊人把酒神的庆典变成了悲壮的戏剧，尼采则以哲学家的眼光提炼出“酒神精神”，说这种精神把人的本能最彻底地宣泄出来。他有一段被称之为不朽的话：“高扬你的心灵，我的弟兄们，高些，再高些；也不要忘记你们的双腿，把它们也向上高扬，优秀的舞蹈家们，如果你们用头倒立那就更好。”^①尼采看到了日益僵化的理性对人们的束缚，才这样大声疾呼回归自然的酒神精神。而印度人则把酒更多地变成了祭坛上的供品。宗教的禁欲主义使他们把对酒的爱好给阉割了。《般若论》说：

佛告难提，酒有多过：一费财，二多病，三多诤，四无耻，五恶名，六少智，七所得不得，……（《释氏六帖》卷十九引）

一口气竟能列出 35 种过！仿佛世上众恶都是酒酿出来似的。我们的祖先比较平和中庸，既不劝人狂醉，也不禁人小酌，孜孜不倦地教人们要适可而止、适时而行，是“既饱以德”，又“既醉以酒”。那首古老的《鹿鸣》诗用“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把温文尔雅的酒宴气氛描摹得十分成功。这是华夏民族理想的酒风吧？

酒的魔力是变幻无穷的。其醇美可以令人酣畅，其浓烈又可以

^① 引自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239 页。

叫人昏醉。这种使人爱之不能深、恨之不能浅的自然特性，不知导演了多少人间悲欢离合、苦乐哀愁！在“酒池肉林”中，有多少帝王痛失了江山？在“鸿门宴”上，有多少豪杰悔恨终生？在“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史实里，有多少大阴谋在酝酿？在“酒酣耳热”之际，有多少动人的诗篇被构思？在“狗猛酒酸”、“杯弓蛇影”、“画蛇添足”的寓言里，又有多少耐人寻味的哲思？……

爱不够的酒，恨不完的酒，就是这样让人毁誉不尽！它既酝酿在人的欲望里，又流淌在人的道德中；时而将人变成兽，又时而将兽变成人。借用尼采的一句话来说：它“具有一个残酷野蛮的恶魔和一个温和仁慈的君主的双重天性”。①

于是，中国的哲人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酒的双重性问题了。儒家从仁义道德的方面，要人们放弃对利欲的追求。对于酒，孟子很欣赏《诗经》中那句“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话，说这是“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告子》篇）；又称“乐酒无厌谓之亡”（《梁惠王》篇）。后来的《礼记》等儒家经典便要求人们要饮之以礼。东汉的《说文解字》曲解地说：“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也。”其实这话倒也说出了酒的本性，只不过是偏向酒恶的。

道家是主张弃欲的，但不把酒列入奢侈品。狂放的庄周认为酒可以使人进入“神全”、物我两忘的陶然境界，其《达生》篇说：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懼（遇物不惧）。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天性自然）？

① 《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41 页。

这种置生死于脑后的酒神精神，大概比尼采的那段话更有透彻之处吧？

应当看到，酒的魔力，在儒家的礼教束缚下变得驯服了，而在道家的天性鼓噪下又变得奔放了。在华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酒文化的特质正应从儒道二字中去品味。

二

真正能体味到酒之酸甜苦辣的，莫过魏晋名士。这是由“士”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士”兴起于春秋时代。本为社会等级中的低级贵族，有文士与武士之分。但春秋之际，社会秩序崩坏，“士”阶级的地位也产生上浮和下沉的分化，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孔子率先提出“士志于道”之后，以“天下为己任”便成了“士”的基本特征。由是，“士”成为社会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

但是“士”的这一传统特征是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可以集学者、地主、官僚于一身。其中魏晋南北朝时代因儒学中衰，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高僧更能体现“士”的基本精神。^①

“士”又有着独立的品格和牺牲的精神。从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身”（《孟子·尽心》）的杀身成仁，到汉末党人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清道夫，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休戚与共，都成为儒学之士的人格理想。而从庄子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

^① 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缮性》)的存身之道,到阮籍的“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态度,都从抗世疾俗的角度维护了社会基本价值,并成道家名士的人格理想。

所以,天下愈乱,愈见士志;天下越黑,越见士节。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张扬或也更隐晦。汉末党人名士以“一世皆醉我独醒”(屈原语)的高风亮节,独立浊世,倡导清议,褒贬时弊,惩罪扬善,企图挽儒教崩溃之狂澜于既倒。结果,这批“清道夫”杀身成仁了,给后世留下了正义与邪恶殊死斗争的最悲壮的一幕。

“党锢”的血腥使汉末士人曾丧失人生的信念,发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沉重悲叹。但以曹操为首的建安名士很快又以“对酒当歌”的积极姿态出现了。他们的武功文治,摧毁了行将倒塌的没落政权,拉倒了已经腐朽到内心的儒教大厦,开创了一个空前的大解放时期。他们将酒的阳刚之气灌注到慷慨的人生中去,他们将对死的忧虑转化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终于高扬起了奋发不已的人生大旗!

曹魏初建,百废待兴。金戈铁马已过,补道兴文正浓。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名士,扛出老庄的思想旗帜,走以道合儒的道路,一面清谈于酒席高宴,一面勤于制度改良,力图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统治思想。尽管他们在意识领域掀起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哲学高潮,但其人生实践却在曹氏与司马氏的势力划分中搁浅了。正始名士以降身屈志于执政者的代价,换来的只是一杯先甜后苦、继而满是血腥的鸩酒!

司马氏夺权的胜利,使天下“名士减半”。“竹林七贤”却正处在这一最黑暗、最残酷、最虚伪的换朝改代时期。起初,他们还能逍遥于世外泉际林中,诗酒酣畅,琴啸相谐,傲睨风尘。但司马氏祖孙三代的屠刀却砍尽了“竹林”,逼得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歧路而去。⁷

位贤士，有6位先后到朝廷上做了官，为保身计，为保志谋，他们不得不借酒蒙人、借酒浇愁、借酒麻醉痛苦的心灵。于是纵酒放诞的畸形人生出现了。阮籍、刘伶最有酒量，但也不免常常“穷途而泣”、说“死哪埋哪”。以酒为手段在朝廷隐居，即“朝隐”，也终不是个办法，那种胸若怀汤火、身如履薄冰的滋味实在不好受，阮籍因此郁郁而死。嵇康的骨头最硬，虽然也想高蹈尘外，修道养身，但是火烈的性格却又使他每每不能平静对待现实，屡发“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狂言。终于，他那颗不肯低下的头被司马氏砍下，以威慑与司马家对抗的士子。这一招很灵，向秀立时就吓得“失图”了，乖乖从山阳菜园里跑到了司马昭家。然而赴京之前的《思旧赋》也是写得十分悲凉的。

在“竹林七贤”，酒是抗争的火药，也是自我麻醉的手段。但在西晋中朝名士手里，酒却成了奢侈品。西晋推行的贵族政治，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选制度，也造成了司马氏名教政治上的种种尴尬局面。这后果就是石崇、王恺式的奢侈，就是“八王之乱”。在这一时期，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名士们开始学着“与时舒卷”，个个变成了有“钱癖”的贪财鬼、吝啬鬼。终于，在生活上失操了，在政治上也失操了。痛苦也还存在。张翰说：“与我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卓说要“一手持蟹，一手持杯，在酒池中拍浮一生了事”，大概都是无可奈何的疾愤之语。而左思所谓“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慨叹又是那样的孤掌难鸣，纵是一块石头，也激不起那心死如灰的半点心泉涟漪！玄学成了时髦的玩物。

西晋终于在“唯酒是耽”中失去了江北半壁山河，被迫局缩大江南岸。江左名士们猛地醒过来，才发现风景已旧了。于是，“新亭”之宴化成了凄凄哀哀的泪，美味的佳酿也失去应有的醇厚！士族政治、江南山水，加上日益振兴的外来佛教，使庄园经济发达起

来，野隐之风又炽盛，僧道也合二为一。名士们似乎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步入了艺术的殿堂，陶醉在逍遥、涅槃的境界。无论卫玠之麈尾与玉手同色，殷浩之玄理与佛义共求，更无论谢安之手谈而却敌，王佛大非饮酒而形神不复相亲，都成了一时竞慕争学的风流。然而佛陀又岂能救世？如画的山林又岂能隐逸？所谓“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语），多少也流露了江东风流场上的忧生畏死、得过且过的萎缩心态。这时期，只有刘琨、祖狄还在中流扣舷、闻鸡起舞、奋发图志。但终究掩不住偏安的叫嚣和清谈、诵经的声浪。“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但醒着的陶渊明不过是一介寒士，只能无可奈何地在草泽田园行吟，眼睁睁地看着改朝换代的一幕幕悲剧在上演！

汉末魏晋名士走过的 370 多年（若从汉桓帝到晋恭帝）的历程，在竹林名士以前，还沿“以天下为己任”的路走着，在两晋却失去了担荷“清道夫”重任的勇气。儒教的最后挣扎，使众多的党人名士“杀身成仁”了；老庄思想的抬头，在社会政治的迫力下，使正始以下名士变得扭曲、畸形，个性自由的倾向导致了放诞、颓废、沉沦的个人主义。在这一历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可憎可卑、可赏可叹的故事。这里只能撷拾其中几个片断，看一看在汉末魏晋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领袖群英的名士如何上升和下沉，士风如何嬗变。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末世苦酒	(1)
——汉末名士的人生悲剧	
一、一斤美酒换个刺史	(2)
——汉末世风的衰落	
二、酒财不惑真名士	(6)
——杨震父子的清廉	
三、总抱澄清天下志	(9)
——党人名士的风范	
四、“前授生徒,后列女乐”	(15)
——儒学名士的思想解放	
五、“酒肉穿肠过”	(18)
——戴良等名士的放诞	
第二章 “对酒当歌”	(25)
——建安名士的人生升华	(25)
一、酒神、酒仙、酒道徒	(26)
——道士与士人的生死观	
二、煮酒论英雄	(29)
——曹操的奸与雄	
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7)

——建安名士的慷慨	
四、欢宴无君臣	(43)
——建安名士的通脱	
五、“酒龙”诘曹	(48)
——孔融的狂放	
第三章 高宴清谈	(52)
——正始名士的人生调整	
一、“浮华”名士落尘埃	(53)
——“四聪八达”名士集团的沉浮	
二、豚犬交易,空欢一场	(62)
——正始名士独立品格的失落	
三、“酒不可极,才不可尽”	(70)
——正始名士的现实人生	
四、“何烦五色药,尊下即丹丘”	(79)
——何晏等服药派名士	
五、天才少年	(86)
——王弼的思想早熟	
第四章 酣畅纵饮	(92)
——竹林七贤的人生醒醉	
一、佯狂过后是悲哀	(93)
——阮籍的苦闷	
二、“浊酒一杯,弹琴一曲”	(103)
——嵇康的孤傲	
三、“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114)
——刘伶等人的放诞	
四、与时俯仰,非吏非隐	(121)
——山涛的善变	

五、半推半就羞入怀·····	(126)
——向秀的失图	
第五章 唯酒是耽·····	(134)
——中朝名士的失操	
一、庾纯醉酒骂宴·····	(135)
——西晋统治的进退两难	
二、劝酒斩美人·····	(143)
——石崇、王恺争豪	
三、钻核卖李，人乳蒸猪·····	(149)
——王戎、和峤等名士的生活失操	
四、山简醉酒池，王衍藏兔窟·····	(154)
——中朝名士的政治失操	
五、裸身捉树鹊，金貂换美酒·····	(163)
——中朝名士的玄论与纵放	
第六章 非醒非醉·····	(173)
——东晋名士的人生萎缩	
一、泪洒新亭宴，徒死黄河畔·····	(175)
——江东名士的偏安	
二、杯弓蛇影与挥麈鞭牛·····	(186)
——两晋清谈的审美化及趣事	
三、写经换白鹅，痴画不点睛·····	(200)
——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艺术	
四、扇子·鸡子·裸体·····	(214)
——江东名士的风度及其变态	
五、“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227)
——陶渊明的饮酒唱诗	

第一章 末世苦酒

——汉末名士的人生悲剧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这两句诗的动人魅力正在于：它极为真切、形象地概括了末世人心底的那种企羡、眷恋、惆怅和失落错综交织的复杂情绪。这种哀叹当然也逼近了汉末士人。遥想当年汉武风骚，目睹时下“情伪万方”，念及“立德”、“立功”、“立言”种种愿望的落空和长生、成仙一个个梦想的破灭，在经历了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抗争的惨败后，士人们感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于是，思想信仰、人生价值、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执著走向动摇、失落、怀疑和反叛；于是，一位无名的诗人唱出了那整个一个时代的无可奈何：

不如饮美酒，被服纈与素！

《古诗十九首》

但是，汉末的这种感伤、失落，又不同于晚唐的感喟、缱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历史并不能在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酝酿出同一品质的酒。从杨震父子的清廉、李膺的伟岸和范滂的亮节中，我们看到名士的抗争；从郭林宗的沉寂、马融的纵乐和戴良的放诞里，我们则可窥见名士的失望。儒教的崩坏、老庄的抬头和社

会的板荡，给汉末士人酿了一杯又苦、又涩、甚而带有血腥味的美酒。

一、一斤美酒换个刺史

——汉末世风的衰落

酒到底是谁创造的？谁也说不清。酒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毁之者有，誉之者也有。这个官司打了几千年了，也并未见得有个头绪。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弄清了，执政者沉湎于酒，大都没有好下场。

四千多年前，夏朝的开国君主禹第一次品尝了仪狄酿制的酒，觉得非常醇美。但他很有头脑，并没有陶醉在玉液琼浆之中，说了一句很清醒的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也许是命运之神同大禹开玩笑，首先被他不幸言中的，恰恰就是自己的十七代子孙夏桀。据说这位夏桀喝起酒来很有气魄，从来不用杯子，而是以酒为池，以糟为堤；又不喜独饮，常伴着靡靡的音乐，和手下的百官以击鼓为信号，“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刺奢》）！最后终于喝掉了夏朝。

商朝的纣王比起夏桀来，更是花样翻新。以酒为池不算，又“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于是老百姓怨声载道，众诸侯背心离德，周武王乘势而起，斩了纣的头悬在旗杆上示众，又杀了他的爱妃妲己（《史记·殷本纪》）。既失江山，又送美人，商纣之鉴大矣。因此，周朝的康王作了一篇非常有名的《酒诰》，告诫臣民子孙不得沉惑于酒，还特别指出不可群饮。

也许是“酒池肉林”会进化吧，秦始皇嫌下池喝酒、上岸吃肉太费事，干脆把树栽在酒池中，再挂上烤好的炙肉，这样低头可以饮酒，抬首就可以吃肉，省力多了（《三辅皇图》）。结果怎么样呢？就

像那池中的树活不了几天一样，二世而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称得上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了。但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中晚年的汉武帝大概是过腻了凡人的生活，想做神仙，想当全天下的天子。所以他也搞起了盛况空前的酒池肉林，每有外国使者来，便邀请人家上船，到酒池肉林中走一遭，仿佛是告诉客人，我这派头可以畅游天下了（《史记·大宛传》、《三辅决录》）；听说洞庭湖的君山上有喝了可以不死成仙的美酒，便斋戒了七天七夜，派方士栾巴带几十名童男童女去找不死酒。酒是寻回来了，可惜被东方朔偷喝光了，东方朔也没成仙（《湘洲记·君山不死酒》）。大约这仙酒是假的，正如那些方士进贡的不死药一样。不过汉武帝命大，占了天时地利的光，没有亡国，但也把一个辉煌的帝国搞得元气大伤了。

.....

平头百姓好酒，无伤大雅，纵使饮醉了，喝狂了，顶多摔摔锅碗瓢盆，骂骂人，打打架。而天子贪杯则非同小可，往轻里说，是伤风败俗，往重里讲，是荒政误国。东汉开国三代，曾被史学家称之为政治清明的中兴时代、风俗淳厚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汉末桓帝、灵帝时，却遭到了古今众口一辞的非难。曹操的儿子曹丕说：

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沉）湎于酒，贵戚尤胜，斗酒至千钱。（《典论·酒诤》）

曹丕这话一点也没掺假。汉灵帝很聪明，只可惜才不正用。为了取乐，他劳民伤财地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西园，高兴了，就让宫女们在园中扮作客店酒户，自己装作商贩，四处游荡，每至一处，讲斤论价，或买或卖，累了就让宫女摆酒共同饮乐。为了助兴，又使人学着偷贼强盗，在一块争抢打斗偷摸，权当看戏。又把西园的那些狗，个

个披戴上官绶带、进贤冠，说是满朝的文武大臣。更令人恶心的是，竟弄狗与人相交配！是喝醉酒乱来，还是心理变态？或许兼而有之。

灵帝贵为天子，却好穿胡人服装、吃胡人饭，时常在西园里亲自操辔，驾着四只白驴车窜来窜去，俨然像个胡人。弄得京师公卿贵戚竞相模仿，一时驴价与马相齐。

更有趣的是，灵帝还会攒私房钱，嘲笑他的前任桓帝不会治家业。他把攒下的私房钱交给宦官保管着，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娘（司马彪《续汉书》）。

上梁不正下梁歪。灵帝手下的宦官有12个封侯，史称“十常侍”，个个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既得宠于皇上，更无忌畏。皇帝造西园，他们便竞相盖高楼大厦，其规模往往超过宫室。灵帝要登永安气象台看天象，宦官怕灵帝望见他们的楼第，就吓唬他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吓得灵帝再也不敢登台了。

宦官虽无阳势，然而也掠抢民女美人，专供自己调笑取乐，多者竟以千数。宦官无后，却纷纷收养良家子弟为继承人，张让、赵忠二人脸面大，连灵帝也收来当干儿子了，真是伤风败俗，滑天下之大稽！

更滑稽的是，灵帝卖官鬻爵，公然标价，自关内侯以下至虎贲羽林（第十九等爵位和皇家警卫官），五百万至一百万钱不等，而实际得利的却是宦官。张让手下有监奴掌管家事，扶风人孟佗（一作他）倾家产来贿赂他。监奴问孟佗：你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办到的。孟佗说：我只希望您为我一拜，别无他求。其时宾客求谒见张让者，车马数千辆。孟佗后到，张让门前道路塞满，不得进。监奴乃率领众苍头，迎拜孟佗共辇入门。众宾客大惊，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善，皆争相以珍宝贿赂他。于是孟佗分财送张让，得封官凉州刺史。孟佗送给张让什么财宝呢？今人可能不信，仅是葡萄酒一斤（《艺文类聚》卷八七引《续汉书》）！